



上架建议：外国文学名著



关注文学之光  
让文学与您相遇

ISBN 978-7-5153-4928-2



9 787515 349282 >

定价：24.00元

*Rautatie*

# 铁路

尤哈尼·阿霍◎著

余志远◎译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---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路 / (芬) 尤哈尼·阿霍著; 余志远译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7. 10  
(芬兰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153-4928-2

I. ①铁... II. ①尤... ②余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芬兰—现代  
IV. ① I53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6681 号

---

责任编辑 侯群雄 岳虹

装帧设计 刘红刚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 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门市部 010-57350370

编辑部 010-57350402

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---

规 格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6.625

字 数 14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11 月 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1 月 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4.00 元

---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---

## 前 言

尤哈尼·阿霍(Juhani Aho, 原名 Johannes Brofeldt), 1861 年出生于芬兰东部萨伏省的一个牧师家庭。1880 年至 1884 年他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 4 年, 但没有获得学位。他在大学时就显示了他的文学才能。1883 年他的早期作品短篇小说《当父亲买灯的时候》就在萨伏—卡累利亚地区大学生写作比赛中获奖, 这也标志着阿霍写作生涯的开始。

《铁路》是阿霍在 1883 年发表的成功之作。火车在当时是一种新事物。阿霍通过农村一对老年夫妻第一次坐火车的故事, 描绘了与现代文明隔绝的、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, 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。阿霍还写了一些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。《牧师的女儿》(1885) 和《牧师之妻》(1893) 则是描写妇女的不幸婚姻。这两部著作中, 人物形象的刻画明确且带有忧郁的色彩, 他对自然的描写是很抒情的。《海尔曼老爷》(1884) 是一部讽刺庄园主生活的中篇小说, 这部作品的发表曾引起争议, 阿霍在该作品的第二版中作了某些删减。阿霍着重描写人物思想和心理活动的作品有《到赫尔辛基去》(1889)、《孤独》(1890) 和《忠实》(1891)。从 1890 年起, 阿霍作品的题材和风格都开始发生变化。历史小说《巴奴》

(1897)和《春天和残冬》表明阿霍已转向了浪漫主义。阿霍最成功的小说是《尤哈》(1911),题材和风格都有革新的色彩。故事情节有点像《牧师之妻》中的三角恋,只是故事的发生地点放到了芬兰东部卡累利亚地区。主人公尤哈娶了年轻的妻子玛丽亚,通过玛丽亚与人私奔,反映出她的贪婪和尤哈的保守和忠厚。这部作品至今仍受人们喜爱,曾两次改编成歌剧,四次拍成电影。

阿霍还创作了许多幽默、讽刺短篇小说,共有8集,称为《创花集》(1889—1921),这些短篇小说在他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描写芬兰普通人的生活,所以他被誉为“芬兰人民形象”的塑造者。阿霍是芬兰19世纪80年代文坛上的中心人物,既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,也是一位很有创造性的散文大师,在芬兰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基维。

在翻译阿霍作品的过程中,译者得到了芬兰专家 Risto Koivisto 和 Pirkko Luoma 的大力帮助。另外,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芬兰 FILI (Finnish Literature Exchange) 的帮助。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。

余志远

2015年5月于北京

## 目录

前言 \_ 001

铁路 \_ 001

海尔曼老爷 \_ 111

当父亲买灯的时候 \_ 163

表 \_ 176

忠实 \_ 191

## 铁 路

—

屋外，寒风呼啸地吹着，掠过四周的栅栏，把晨雾吹进了树林和草丛。早晨的阳光照得教堂和钟楼顶上的十字架金光闪烁。阳光高高兴兴地射进了寒霜覆盖着的白桦树林，照亮了从近处和远处的烟囱缭绕而出的每一根烟柱。路虽然在悲痛绝望地哭泣着，但在雪橇的滑杆下还没有像临死时那样号叫。

云杉树顶上栖息着一只喜鹊，它的脖子短粗，它的脑袋就缩在羽毛里。天刚破晓，喜鹊就离开它在农田后边松林里的巢穴，穿越谷仓，飞过畜棚，来到牧师府的花园，因为这儿的桦树中间孤零零地耸立着一棵云杉树。

喜鹊还没有吃早餐，因为厨房的门还关着，牧师府的院子里看来还没有什么动静。昨天，好心肠的女仆把剩菜扔给喜鹊吃；昨天，庄园里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，一匹马从里面走出来，另一匹马就走了进去。

瞧，现在有人驾着雪橇从圣器储藏屋后面走过来了，是不是他来了？这个人还没有到院子里呢，他转向冰冻的湖面，从牧师府下经过，沿着冰面缓慢地走着，马儿身上冒着热气，人的胡子

上结满了冰碴儿。喜鹊变得很悲伤，因为它饥寒交迫，现在连它的朋友猪哥都不愿意嘲笑它了。这当儿猪哥正在猪圈门口用嘴拱来拱去，昨天喜鹊还嘲笑猪哥哩，而现在它不想这样做了。

喜鹊把脑袋缩在羽毛里，它什么也不关心，什么也不考虑。

喜鹊没有注意到，一个马夫正沿着冰面从岬角后面走来，爬上堤岸，进入院子。他把马儿先在厨房前面停下，然后拉紧缰绳又往前走了几步，转身朝着院子另一端靠近大门的桦树走去。

“唧！唧！”

现在喜鹊才注意到这个人，它一面叽叽喳喳地叫，一面摆动它的尾巴，它高兴得蹦跳起来，从树顶上飞了下来，一直飞到花园栅篱的柱子上。

这个人把马系在桦树旁，把马衣放在马背上，在树皮筐里倒了一些燕麦给马吃，然后又把马衣整理了一下——

“他现在是不是不走了？”

当喜鹊发现这个人朝着厨房走去，在厨房门口掸掉脚上的雪准备走进去时，它就飞到大门旁那棵桦树顶上，歪着脑袋，眼睛穿过树枝往下偷看着。当它再也看不见这个人时，它就飞到最下面的树枝上，现在它感到很好笑——只要它有胆量，它就可以抓到东西。喜鹊用力一蹦就蹦到地上，马儿把两只耳朵伸向后面，喜鹊心里越来越感到好笑。

此时牧师正站在他房间的窗户旁，对着玻璃从他的烟斗里喷出一股股很长的烟来。他等待着，他观望着，看看喜鹊到底敢不敢抓取东西。牧师边等待边微笑，他连烟都不抽了，因为他看见——



“啊哈，啊哈！它已经抓到东西了，它抓到了什么东西？”

“请牧师大人喝咖啡。”从背后传来女仆的声音。

“把它放在桌上——嘎斯，嘎斯！现在喜鹊又——它又——不行，牝马不让它——那不就是科塔乌斯村马蒂的牝马吗？”

“大概是他的马，现在马蒂在厨房里，听说他找您有事儿。”

“叫他到这儿来，他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没有问他。”

“他也许是要交租子，雪橇上有麻袋。告诉他，让他走前门。”

牧师在他的摇椅上坐了下来，把烟杆竖放在一条桌腿旁，然后开始喝咖啡。不过，他总是不时地向后仰，想看一眼喜鹊和马蒂的马。

“不知道它现在还敢不敢。”

牝马用后腿踢来踢去，但喜鹊已经飞到了谷仓的屋檐下。它停在那儿，愁眉苦脸地低头看着地面

马蒂已经走进了门廊，他正在跺脚哩。

“早上好，牧师大人！”

“早上好，马蒂！你过得好吗？”

“马马虎虎。您呢？——天气有点儿干燥。”

“零下 20 摄氏度——马蒂，你坐，这儿有椅子。”

“呃，我已经坐下了——零下 20 摄氏度，是吗？”

“昨天是零下 30 摄氏度。”

“噢，昨天是零下 30 摄氏度。”

“马蒂是直接 from 家里来的吗？”

“从家里来的。如果牧师大人觉得可以收的话，那我就打算

把我的租子交了。我一直没有交，可是昨天莉萨对我说：‘明天你去把租子交了，否则牧师大人还以为你也许不交。’”

“你租子交得还算及时。”

“要是现在有人在收租的话，那我就直接把麦子拉到仓库门前，然后我就可以卸下马具，让马去吃东西了。”

“监工大概在厅堂的工作间里。马蒂，交完租子后到这儿来抽烟。”马蒂走后，牧师又摇动他的摇椅，摇到他能朝窗外的院子里张望的这个位置。

一头猪已经钻进了雪橇，用嘴在麻袋上拱了个窟窿。马衣从马背上掉到了地上。一头猪钻进马衣，缠着马衣在雪地里打滚。喜鹊东蹦西跳，一会儿跳到这头猪的背上，一会儿又跳到另一头猪的背上。马儿摆动系在它身上的铃铛，它偷偷地张望着。

“去，去，这些蠢猪！”马蒂在台阶上就吼道，他抓住一个扫帚把匆匆忙忙冲了过去。那头把麻袋拱了个窟窿的猪就挨了一棒。它痛得哇哇大叫，马上跳下雪橇，躲到边儿上，恰好碰上另一头猪。它们俩一起跑了一阵，然后停下来偷听着，两个脑袋互相碰在一起。但喜鹊却急匆匆地飞到院子的另一头。牧师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，于是哈哈大笑起来。

马蒂跑进了厅堂，随后跟监工一起出来后就赶着马来到仓库前。那些猪想跟着过来，但是，当马蒂再一次厉声叱喝，它们就不敢再往前走了。不过喜鹊却从云杉树飞到雪橇上，开始吃它的早餐了。

“这个老头儿虽然身材矮小，但还相当强壮。”当牧师看见马蒂把一大麻袋麦子从雪橇扛进仓库时，他心里想，“我虽然要比

他年轻，但我可扛不动。”牧师坐着摇椅又摇了一阵，同时对着天花板从嘴里喷出烟来。

“但他一个孩子都没有。”（牧师已经有7个孩子）一个个烟圈先在空中飘浮着，越变越大，并且越升越高，然后碰到天花板后又弹了回来，破裂成一个个小圆圈儿。

“没有孩子，不过他结婚时间却比别人都长——他结婚大概有多久了？有人结婚后有孩子，有人没有孩子，这又怎么样呢？”

是的，马蒂没有孩子。他有妻子，名叫莉萨，家里再没有其他的人。他们俩住在位于科塔乌斯村牧师府林地内的一座木屋里。他们俩都老了，生活在一起已经很长时间——家里什么东西都很小。马儿很瘦小，是一匹老牝马，不过还很有力气；莉萨的奶牛也很瘦小。世界上别的事情他们就知道得很少，外面世界对他们也知道得很少。每年他们跟别人接触只有很少那么几次——圣诞节他们一连三天都去教堂做礼拜，仲夏节和耶稣受难日他们到教堂参加圣餐礼。一月底，马蒂通常去牧师府向牧师交租子，从牧师夫人那里替莉萨换取麻棉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就生活在偏僻的树林里。春天，马蒂在林中砍伐出一小块空地，来年夏天，他就焚树播种。经过他细心耕耘，他把这一小块地一半种裸麦，一半种马铃薯。收获牧草的时候，他跟莉萨一起在牧草地和溪流旁收割牧草，为他家的牛马准备饲草。秋天来临时以及冬天那段时间里，马蒂在林子里捕捉禽鸟和野兔。马蒂一辈子没有使用过猎枪。夏天，莉萨帮着马蒂干些野外的活儿，冬天，她就在家喂牛、猪和猫，然后从米迦勒节到圣灵降临节，她就给牧师夫人纺线织布。

“马蒂这个人还很有力气。”监工说。他跟马蒂一起走出仓库，

马蒂把空麻袋扔在雪橇上。

当马蒂听见有人说他很强壮时，心里总是乐滋滋的，而且他总是这样回答说：

“你们说我有力气，但我可是个小老头儿哩。你们不该耍弄老人，监工先生要比我还强壮。”

“不，我没有你那样强壮，马蒂说什么——他不强壮？100多斤重的麻袋他都能扛在肩上。”

“没有那么重，大概80斤左右。”

“那也相当重啊！”

“我现在不行了，但是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可不一样。”马蒂眨了眨眼睛把他每次交租时讲的故事又讲了一遍。故事是这样的：当时他在现在这个牧师府里打工，有一次他在打谷场打麦子，装满麦子的麻袋正在运往谷仓，这时有个长工——虽然长得人高马大，但他是个懒汉——说他扛不动分给他扛的那个麻袋，他试了一下就说他不行。当时马蒂就说：“没有你我照样能干。”说完后他就背起两个麻袋，一个肩膀扛一个，并且对这个家伙说：“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，你可以跳到麻袋上来，这样你就可以免费搭车，跟我一起回到院子里去。”这时监工刚从已故教区长（根据马蒂记忆现在这个是第三任教区长）那里端着酒走了过来。

“要是我现在还能扛那么重那就好了。我老了，酒也喝不了啦。”

“从那时起莉萨就爱上你了，对吗？”监工说，马蒂假装听不懂监工讲的是什么意思。

“我不知道她干了些什么——驾，驾！”

马蒂把马转向后院。监工跳上雪橇后面的滑杆。

“从此以后莉萨心里就想着马蒂，你是属于她的——我当然知道！”

监工这样说，因为他知道马蒂喜欢听这样的话。监工在其他情况下总是趾高气扬，不过有时他也开玩笑。

“说真的，情况的确是这样，从此以后莉萨爱上了我。不过当有人对她这样说时，她假装没有听见。而她嘴上却对我说：‘别这样认为，你这一辈子可是个窝囊废！’但她心里并不这样认为。”

“从此以后她喜欢你了，难道莉萨没有亲自向你表白吗？”

“监工先生，你怎么全都知道？”

“是人家告诉我的。”

“是不是你自己头脑里想出来的？”

“不是，听说是莉萨自己说的。”

“莉萨自己说的？虽然我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儿，但莉萨是不会到处去说的。大伙儿认为我是穷光蛋，不过等着瞧吧，地里的虫子也要翻三番。”

“莉萨曾经也是个铁姑娘。”

“监工先生，你呢？你的情况怎么样？莉萨说圣诞节她注意到——”

“注意到什么？”

“她注意到厨娘跟监工——”马蒂继续狡黠地看着工头。

“是我吗？不，不是我！这都是婆娘们的流言蜚语！”

“监工先生，请您在饲草里再多加点儿面粉。”

“这已经够了。”

监工决定告诉马蒂一条消息来惊吓他一下，于是他开口说道：

“马蒂恐怕不知道吧，我很快要当站长啦。”

“什么长啊？”

“站长。”

“什么是站长？”

“站长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是指引道路的人。他来到车站后就来回走动——白天拿的是旗子，夜里拿的是油灯。如果可以通过就用白色，如果要让它停住就用红色。这种工作很棒。”

马蒂觉得这种工作很怪，可是他没有对监工这样说，他只是问道：“监工先生，您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庄园呢？”

“牧师大人是拉比湾总监的亲戚，所以我来到了拉比湾教堂村。”

“我们这儿的教堂村大概不需要这样的引路人，对吗？”马蒂说。

“这儿不需要，而那儿有铁路。”

“铁？路？”

“它从卡雅尼到库奥比奥——沿着这条路甚至可以到国外，要是想这样做的话，就可以去赫尔辛基。”

“是不是沿着这条路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你只要坐在车厢里就行了。”

“就可以去赫尔辛基？”

“只要一趟车，可以直达！”

“难道路上不用喂东西吗？”

“不用，铁路上的马儿边跑边吃。马蒂，你知道铁路上的马

儿吃什么吗？”

“我可不知道。”

“它们吃劈柴。”

“监工先生，别要弄我这个老头儿吧，边跑边吃劈柴？我不相信。”

“它们吃劈柴。”监工十分肯定地说。

当马蒂发现他被人愚弄时，他就中断一切谈话。他装作不再听监工说话，咬住嘴唇，把准备好的饲草放在正在用嘴到处乱搜的牝马前面。

监工觉得不值得向马蒂再作任何解释，他把钥匙圈儿搭在肩上，慢吞吞地走向客厅。

他以为被人耍弄了——“你错了，你这个可怜虫！”

马蒂仔仔细细地把马衣和毛毯盖在马的身上，然后去找牧师谈话。

“麦子都称过了——12 加巴\*——小佃户的地租也就是这个数了。”马蒂说，他走进牧师的房间，在门口的木箱上坐了下来，这个木箱是用来运送教义问答等书籍的。

“马蒂，你坐到里面来，这儿有的是椅子。”

“我坐在这儿就行了。”

“这儿有烟斗，那儿有烟草。”牧师给马蒂拿来了烟斗，并且告诉他烟草盒就在砖砌的火炉旁边。

---

\* 加巴是计量谷物等的容量单位元，1 个加巴等于 5 个蒲式耳。

马蒂在烟斗里装上烟草，擦了一根火柴，用手指把它掐灭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了火炉。马蒂和牧师坐了一会儿，谁也没有说话。牧师悠闲地摇动他的摇椅，而马蒂从长长的烟斗里慢慢地吹出一个个小小的烟圈。

“马蒂身体还好吗？”后来牧师问道。

“感谢上帝，马蒂身体还好——不过岁月不饶人，马蒂越来越老了。”

“说实在的，马蒂还不算老——你身强力壮，还能扛100多斤重的麻袋。”

“牧师大人是在哪儿听到的？”

“我是亲眼看见的。你扛在肩上好像什么也没扛似的。”

“好像什么也没扛似的？——嘿，嘿，嘿！牧师大人真的亲眼看见的吗？”

“我虽然比你年轻，但我绝对背不动。”

“牧师大人肯定背得动的——年轻的时候，我的确扛得动。”马蒂告诉牧师说，当时他在现在这个牧师府当长工，有一次他在打谷场打麦子，装满麦子的麻袋正在运往谷仓，这时有个长工——他实际上是个懒汉，虽然长得人高马大——他准备扛麻袋，但试了一下就说他搬不动。就在此时，马蒂一下背起了两个麻袋，一个肩膀扛一个，并且对这个家伙说：“你要是想这样做的话，那你可以跳到麻袋上来，我扛着你一起走进庭院去。”当时监工已经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牧师。过一会儿他走过来对马蒂说，为了奖励他，牧师请马蒂去喝酒。

马蒂窥视着牧师。牧师把手伸进口袋，抖动了一下里面的钥



匙，站起身来，往前走了两三步，从口袋里拿出钥匙，走到酒柜旁。他像往常那样打开酒柜的门，取出酒瓶和酒杯，他叫马蒂过来拿。马蒂像往常那样客气了一番，他说，对老人来说酒劲会冲上头的，不过他还是像往常那样把酒喝了。牧师把酒瓶和酒杯放回原处，锁上酒柜的门，把钥匙塞进口袋里，在摇椅上坐了下来。

他们又东拉西扯聊了一会儿，有时候彼此一言不发只顾着抽烟。

这时牧师太太走了进来，她跟马蒂握手，并且聊了起来。

太太问马蒂近况如何，又问莉萨身体好不好。马蒂说还可以，莉萨身体很好，现在是有吃有住还要怎么样呢。

“马蒂带莉萨去教堂的次数应该再多一些——马蒂冬天带着莉萨上教堂只是一次，这样太少了。”太太说。

“事实上不止一次，要是努力一下的话，可以去两三次。”

“难道她不想这样做吗？”

“要是有一副眼镜，她很愿上教堂，这样她自己看书了。”

“马蒂还能不戴眼镜看东西吗？”

“我吗？不，不行。我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能这样做了，模模糊糊的一片，不管我怎么使劲儿，我还是什么都看不见。”

“马蒂该买一副眼镜了。”

“眼镜？不，不行，我试过了，但就是不行。”

马蒂不敢直视牧师。牧师一边摇动摇椅，一边向天花板吐出一阵阵烟雾。他偷偷地看着马蒂——他知道马蒂的视力不好，事实上他的视力很差。

“要是莉萨每个礼拜都上教堂，那谁来喂牲畜呢？”马蒂说。